

哲学的边界

关于“我在”生活世界的讨论

老湾——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哲学的边界

关于“我在”生活世界的讨论

老湾——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哲学的边界：关于“我在”生活世界的讨论 / 老湾著 . — 北京：
东方出版社 , 2018.8

ISBN 978-7-5060-9157-2

I. ①哲… II. ①老… III. ①哲学—研究

IV. ① B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51410 号

哲学的边界：关于“我在”生活世界的讨论

(ZHE XUE DE BIAN JIE—GUAN YU WO ZAI SHENG HUO SHI JIE DE TAO LUN)

作 者：老 湾

责任编辑：辛春来

出 版：东方出版社

发 行：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 113 号

邮政编码：100007

印 刷：北京文昌阁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201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32

印 张：15.75

字 数：423 千字

书 号：ISBN 978-7-5060-9157-2

定 价：49.80 元

发行电话：(010) 85924663 85924644 85924641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电话：(010) 85924602 85924603

致 谢

首先特别感谢香港中文大学的王庆节教授！王教授先是审阅了“引言”部分，批出 20 多条意见，字里行间让人直面到一位严肃学者的治学风格。遵照王教授的批注，我修改了一些原来的表述，删除了一两条隐性错误的表述，也保留了两三条原来的表述，还试图将这种严谨带到书中的其他章节。结果只能说在某些地方提高了表述的严谨性。

在本书出版审校期间，王教授阅读了全部书稿，并挤出时间和我做了一次交流。我向王教授谈了写作本书的动机。这本书源于我萌生在 30 多年前关于哲学活动的一些“想法”。作为研究海德格尔哲学的学者，王教授对于我试图接续海德格尔哲学展开思考的努力，给予了肯定并祝贺拙作被接受出版。他认为我在讨论事实、语言等重要哲学话题时有自己新颖的想法和表述，值得深入下去。同时，他对于书中关于价值话题的讨论，以及关于真善美这些传统哲学中终极话题的讨论和表述，有着不同的看法。王教授建议我将来最好尝试以单篇论文的形式，深入讨论一些具体的哲学话题，这样可与学院教授们形成实质性的交流。

接下来特别感谢复旦大学的刘清平教授！刘教授审阅了除科学话题外的全部内容，从文本自身的逻辑自洽和学界共识出发，提出数十条修改意见。帮助我或是弥补了表述疏漏，或是避免了难堪的错误，或提醒我需要在表述上继续改进。刘教授也没有基于自己对儒学的批评立场，质疑书中关于儒学的讨论，反而认为它们与文本与学界流行观点并无矛盾。刘教授还一再建议应专文介绍本书提及的统觉能力——被本书表述为人相对于动物的两个

原初优势之一（另一个原初优势为分享能力）。我也认为这是将来很值得做的事情。

刘教授将价值领域划分为利、知、德、美、信五类，对我在书中将利和真合并表述为物物间关系多次善意提醒。这里做个简单回应。不妨以食物为例，认知其营养价值，呈现为文字符号即可；消费其营养价值，需要经过物质吸收。无论哪种形式，同一份食物的营养价值均可表述为特定营养物质与身体所需物质之间的一致关系（即物物间关系为真）。拙作将认知和生产行为合并为真的实践，即源于此。另外两大实践为善的实践（构建人人间关系）和美的实践（构建人物间关系）。真善美三类间关系约定出生活事实的意义和价值。

还要特别感谢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选择了北京，我将它视为本书的一份幸运：大会主题“学以成人”实际成为本书的指引。虽然写作本书另有初衷，但“学以成人”的主题引导我进行了以下努力。一是考虑未来哲学的可能趋向，包含有三个维度：中西哲学会通的基础，我将该基础确认为“事实”，作为动词和过程的事实指向中国传统哲学，作为名词和对对象物的事实指向西方形而上学；西方哲学后形而上学时代的可能走向，即海德格尔所言哲学的“另一开端”，我将它归根为“我在”事实，我在之我连接出生活事实，全体事实连接出世界，此即“我在”生活世界；网络时代的哲学如何可能，我选用了关键词“连接”，将“我在”行为处理为我在之我连接他人和所在物的行为。三个维度在“成人”话题上合而为一：我在之我连接出事实的同时，呈现出了“我在”的过程，理想状态下还应该是完成了“成己”目标。二是围绕“成人”主题，将事实、意义、价值和人性、理性、神性等话题，纳入到“我在”过程中去表述，我在之我联手所在物构造出真善美三类间关系：所有真的话题均可表述为“物物间关系”话题，善的话题均可表述为“人人间关系”话题，美的话题均可表述为“人物间关系”话题。事实、意义、价值连同人性、理性、神性话题，均可通过真善美三类间关系获得哲学语境下的表述。真善美话题之外，没有生活

事实和生活世界。

本书能顺利出版，离不开东方出版社领导和专业人士给予的支持与帮助，在此向参与本书选题申报、审题、策划、编辑、出版、发行工作的全体东方人表示衷心的感谢！真诚感谢大家的辛勤劳动和大力支持！

最后还要感谢家人和生活中的朋友，他们都在以各自的方式帮助我完成本书的写作。

老 湾

2018年6月19日

引言：哲学本应该谈论什么？

哲学曾经和正在谈论的东西，与哲学本应该谈论的东西，理应是同一个东西。这句话的潜台词是：1. 两者如是同一个东西，仅就话题而言，哲学已实现“是其所是”了（哲学话题的“是其所是”，不同于哲学自身的“是其所是”：后者是一永恒的过程）。2. 哲学话题一直未能实现“是其所是”，哲学本应该谈论什么因而是一个有待回答的问题。这样的回答又只能是面向哲学活动整体的回答，没有哪一部分哲学活动被排除在外。3. 因而不意味着我们已断言哲学谈论了它不该谈论的东西，然后鼓励人们同现有的哲学决裂。哲学家们一直致力于创新出不同形态的哲学，但作为人类哲学活动的整体则不可分割。4. 最后也不意味着现有哲学学科之外，另有一种未曾出现的哲学学科，倒有可能意味着现有哲学学科一直未能呈现出它应该有的样子来。当本书谈论哲学该如何如何时，所谈论的已是作为独立学科活动的哲学，且是作为一级学科的哲学学科自身。您不妨直接将本书所谈论的哲学，理解为哲学学科活动及其成果。讨论哲学话题的“是其所是”，成为本书的首要目标。

如此一来，唯一可能的解释是：哲学学科本应该谈论它本应该谈论的东西，结果却是谈论了它已经谈论的东西——显然又不是它本该谈论的东西。欲描述这一状况，很自然地想起语词“漂移”和“遮蔽”。这意味着本该谈论的东西或漂移为已经谈论的东西，又或是已经谈论的东西遮蔽了本该谈论的东西，也可能是两者兼

而有之。可以确定的是，已经谈论的东西和本该谈论的东西不仅有内在联系，而且藏身于人类哲学活动的同一个过程中——该过程当包括东西方哲人的共同努力与贡献。就西方哲学而言，可借用海德格尔的话语，将已经谈论的东西和本该谈论的东西描述为“相互指派的状态”，进而还可以将前者对应于哲学的“第一开端”，指向自泰勒斯以来的整个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后者对应于哲学的“另一开端”，指向未来的实现“是其所是”的哲学。^[1]就东方哲学这里仅限于中国传统哲学而言，可以被解释为在同一个“天人合一”的理论框架内进行追问的哲学活动。该理论框架来源于“我在天地之间存在”^[2]这一生活事实，道、干支、阴阳等学说孕育其中。最终还可将中国传统哲学纳入人类共有的同一个哲学活动中，尽管它和西方形而上学有着很不相同的开端。将人类的全部哲学思考纳入同一个哲学活动的企图，与追寻某个唯一的“哲学”这类形而上学式的努力，有着根本性的甚至是截然对立的差异。哲学目前的处境是，课程目录上属于独立学科，但远非严格意义上的和发展成熟的独立学科。

一

上述问题可表述为“哲学学科边界”话题。寻找哲学学科边界发生漂移或遮蔽的过程及原因，这里无法展开，但可简述一下笔者关于该话题的思考路径。第一，哲学学科边界总是在漂移着，以至于人们断言哲学不该被认为是一门“学科”。海德格尔持同样的观点：“就本质而论，哲学并不属于哲学系科，一如数学并不属于自然科学系科。”^[3]尽管哲学家们很喜欢谈论实体物乃至概念的是其所是，但一直没有弄清楚哲学自身的是其所是。哲学家们通常只是说哲学学科不是什么，不轻易断言哲学学科是什么。由

[1] 海德格尔：《哲学论稿》，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5页。

[2] “我在天地之间存在”即天地人三才说，民间的说法是顶天立地。本书不仅将其视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出发点，还将它与海德格尔的“在世界之中存在”相贯通，进而作为本书的一个理论预设：作为第一个“事实”被谈论。

[3] 《海德格尔选集》（下），孙周兴译，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849—850页。

哲学家撰写的《哲学是什么》这类著作，^[1]热衷于介绍哲学需关注哪些话题，一般不会给出“哲学是什么”的答案——历史上出现过的这类答案多数经不起推敲。今天的哲学教授们更乐意谈论哲学不是什么，不会轻易谈论“哲学是什么”，以免招致异样的目光。以至于大家普遍认为哲学本该如此，这正是哲学的独特性所在。

第二，哲学活动先天具有自我批判能力，丧失了自我批判能力的哲学也就不再是哲学。推动哲学学科边界漂移的部分动力，恰恰是因为有哲学家认为之前的哲学不够科学，或是出了偏差，需要某种调整、创新甚或是颠覆。但这一说法不意味着哲学家们通常都会去关注哲学学科边界话题，实际上只有部分哲学家认真地关注过哲学学科的可能性话题。他们大体上持两种态度：语言分析哲学家、后现代哲学家多持怀疑态度，持肯定态度者如康德、胡塞尔等人——但他们并未成功地使得哲学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尽管其努力或许增加了哲学的“科学”性。因此第三，当哲学家们谈论什么是哲学时，通常情况下是在谈论什么样的问题是哲学问题、什么样的方法属于哲学研究的方法、什么样的立场属于哲学立场，等等。^[2]因蕴含含有内在联系和共同特征，这些问题、立场、方法等都被归属在哲学的名下。哲学虽然没有能够呈现出自身的学科边界，却呈现出了哲学话题、立场、方法等方面的边界。

第四，那些发展成熟的独立学科（如数学）都拥有清晰的学科边界，且总体上相对稳定。这一事实既意味着哲学活动目前仍处在“前学科”状态，也意味着有可能通过哲学呈现于问题、立场、方法等方面的边界，寻找出哲学学科的边界来。其前提是，我们已假设哲学终究能发展成为一门成熟的独立学科。

第五，在胡塞尔看来，哲学还不是一门科学。虽然那些“倍受赞扬的精确学科”都是不完善的，“但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不会怀疑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美妙理

[1] 国内近年引进的同名著作有：罗伯特·何罗·沃尔夫的《哲学是什么》，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何塞·奥尔特加-加赛特的《哲学是什么》，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年；克里斯·霍奈尔、埃默里斯·韦斯科特的《哲学是什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2] 阿尔奇·J·巴姆：《什么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1995年04期。

论的客观真实性或客观论证了的或然性，在这里——从总体上说——没有为私人的‘意见’‘观点’‘立场’留下栖身的场所。但只要这些私人的东西还个别地存在着，那么科学就不是、并且一般也不被看作是已经形成的科学，而是、并且一般也被看作是正在形成着的科学”。问题还在于，“哲学不仅不具备一个不完备的和仅仅在个别方面不完善的学术系统，而是根本就不具备任何学术系统”；但同时，“人类文化的最高兴趣在于要求造就一门严格科学的哲学”。^[1]倘若胡塞尔的上述设想有道理，自然就很有必要为未来的哲学大厦勘探它可能拥有的学科边界。笔者更愿意将“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表述为哲学已发展为一门成熟的独立学科——这一表述远没有涉及哲学理论是否完备的话题。

或有读者质疑说，现书名为何是“哲学的边界”而不是哲学学科的边界？两个说法很不相同。首先，现书名隐含有笔者的无奈：哲学学科边界的话题远远超出了笔者的能力和精力之外！如果将哲学学科边界话题比喻为一座摩天大楼的话，本书全部的文字，也只能是为这座未来的建筑提供一点选址方面的建议，不得不拿掉了“学科”二字。因此，本书书名也就不意味着有个哲学的边界隐藏在某处，然后被笔者发现了。它仅仅意味着笔者对未来哲学学科有些思考，这些思考或许对关心哲学的读者有一点参考价值。其次，现书名还源于出版方面的考虑。作为独立学者的独立研究，本书无缘获得课题经费，只能通过市场途径为本书争取到出版机会，拿掉“学科”二字显然更适合于市场。写作过程中，也会多考虑读者的阅读习惯。最后，现书名还寄托有笔者的一点情感考量。笔者曾自费出版过四本书，^[2]后来发现它们是“炼坏了的哲学矿渣”。拿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读书时发现的一块金矿（我确认里面有金子），土法上马了一个形而上学的炉子，其结果可想而知。在当下学术环境中，如果不想让自己的文字成为学术出版中的垃

[1] 胡塞尔：《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倪梁康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6页。

[2] 它们是《存在即关系》《知识资本论》《道哲学：老子之“道”的哲学》《关系哲学讲义》四本书，老湾著，分别于2010年至2012年由线装书局出版。

圾，唯一有效的预防途径或许只能是能通过读者（尤其是学术共同体中的学者）和出版社的双重认可。

困难还在于，本书选择的思考路径，同目前哲学界的主流是相背离的。尽管这一路径是为了寻找哲学自身的“主流”，但它自身（在哲学界的主流看来）更像是一小股支流。它看上去毫不起眼，力量又是如此微弱，极有可能消失在不远处的路途中。境况如此不妙，多次令笔者知难而退。就在几天前，笔者还一而再地告诉自己，未来的哲学只是在生活世界与对象世界（即形而上学世界）之间进行清晰的区分，以排除后者对前者的干扰。这显然是一条在语言分析哲学后面“接着讲”的路径，也是一条看上去比较安全的路径。但依旧留有令人不安的问题：排除干扰之后呢？哲学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难道哲学的全部目的只能是语言哲学家们设定的目标——把话说清楚？

把话说清楚乃至把问题弄清楚的目的，最终是为了生活，言说生活的意义才是哲学最该做的事情。如果说哲学大厦需要一个稳固的地基，那么该地基就只能是生活世界本身，哲学学科也只能是建基于生活世界之上。但如果止步于此，这句话就是一句废话，等于什么也没有说。因为所有的人类知识，都可以说建基于生活世界之上，人类全部的学术活动都是在以各自的方式对生活事实作出解释。因此很有必要了解哲学学科与人类生活世界之间应该有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同时有必要了解一门成熟的学科当具有哪些构成要素，然后再去生活世界中“发掘”出哲学学科构成要素的具体内容和形式，倘能如此，谈论哲学学科话题边界或许能开启一条可见的路径。正因为此，笔者获得了重新写作的勇气。“重新”二字意味着将以前的文字停了下来，新的写作视角从先前关注对象世界与生活世界之间的清晰区分中，漂移到哲学学科边界这一哲学的“主流”话题上来。用一次新的漂移纠正此前的漂移，或许还能达成对遮蔽的解蔽。我如此这般地鼓励着自己。

为方便理解上述看法，有必要陈述一下本书的言说策略。“我吃掉一个苹果、我拜访一位朋友”此类生活事实，可借用公式表述为“我 & 世界 = 事实”。此处“我”可指向任意一位言说者；“世

界”表征言说者与之相遇的世界，包括物（苹果）和人（朋友）；符号 & 表征言说者与世界相遇的任一方式，本书将其表述为“在行为”——与世界的相遇直接构成言说者的“在行为”。公式“我 & 世界 = 事实”因而可视为“我在世界之中存在”的公式化形式。再以“我吃掉一个苹果”为例，回顾一下历史上出现过的五类哲学话题：1. 存在者（我和苹果）何以可能，构成自古希腊哲学以来的旧形而上学话题；2. 神创世界何以可能，构成基督教哲学话题；3. 认知世界何以可能，构成认识论哲学以及心灵哲学话题；4. 存在者的存在何以可能，构成存在论哲学话题；5. 言说世界何以可能，构成语言分析哲学话题。以上说法非常粗略，另有众多哲学话题未涉及，但这些疏忽不是讨论的重点。此处讨论的目的是想引出另一个话题：上述五类哲学话题是不是哲学“本应该谈论”的话题？此外还有没有更为“原初”一些的哲学话题？

本书选择的策略是，公式“我 & 世界 = 事实”所表征的话题才是哲学“本应该谈论”的话题，也是更为“原初”一些的话题。该话题可具体化为：我吃掉苹果（即生活事实）何以可能的话题，指向“我的生活何以可能”的话题。我吃掉苹果何以可能？远比苹果之为苹果何以可能？神创苹果何以可能，认知苹果何以可能，苹果存在何以可能，谈论苹果何以可能等话题更为“原初”一些——其他话题都可以从“我吃掉苹果何以可能”这个话题衍生出来。原因是“我 &（吃掉）世界（苹果）”这类事实，属于由人（我）直接连接出来的生活事实，是在者（我）直接“在出来”的事实，直接呈现出在者（我）与世界（苹果）相遇时（也即在者我生成某个生活事实）的样子。本书称之为“我在”事实：其中的“我”被称为我在之我，以区别于形而上学话语中那个很难说得清楚的神秘自我；“苹果”被称之为所在物，以区别于形而上学话语中的对象物。

至于苹果之为苹果何以可能？神创苹果何以可能？认知苹果何以可能？谈论苹果何以可能？虽然均来源于某个“我在”事实，但它们本身不是“我在”事实。例如“神创苹果何以可能？”即来源于“我说出‘神创苹果何以可能？’语句（即命题）”这一行为，

该行为可描述为“我在”事实，其结构为“我 & 命题”，实为对“我吃掉苹果”这一“我在”事实中所在物苹果由来的追问，且将苹果的由来归因于神创。但“神创苹果何以可能？”自身不能直接构成“我在”事实——它们只能被表述为命题，说出命题和谈论命题，都可以归属于生活事实，但命题本身一定不是生活事实。至于“苹果存在何以可能？”的情形，相对要复杂一点。首先，本书不认为苹果可自己连接生活事实，连接生活事实的唯有人。这意味着将“苹果存在何以可能？”直接理解为“我在”事实是非法的。之所以有“苹果存在”这样的说法，源于对“苹果之为苹果何以可能？”这类追问行为的漂移，将人对所在物苹果的认知行为，漂移为所在物苹果自己的“在行为”。更深入的讨论详见第二章的有关文字。副书名“关于‘我在’生活世界的讨论”正是在上述语境下被提出。

由此可知，当我们主张“我吃掉苹果何以可能”这个话题更具原初意义，并非是在历史这个维度上使用“原初”一词的。否则，形而上学家会反驳说，苹果和人类出现之前，不可能有“我吃掉苹果”这样一件生活事实。这里所说的“原初”只能是基于生活自身含义的那个“原初”，意即“原初”一词是在生活这个维度上使用的。这一表述可理解为本书的基本立场：生活事实和生活世界才是哲学的原初出发点，天然获得优先谈论的地位。

笔者的信心和底气，还来自对当下哲学学科现状的认知。第一，形而上学话语（可将它们处理为以“逻各斯中心主义”为关键词的一长串清单）已遭遇全面清理，形而上学世界再也无法承担起新哲学的主干话题。第二，自胡塞尔以来，整个西方哲学活动都处在深刻的转型之中，来自生活世界的话题日益受到西方哲学家们的重视，几乎在当下哲学研究的各个领域里都有所反映。第三，继逻辑学、物理学、医学、心理学先后从古老的哲学家族中分离出去之后，认知科学如今也以箭一般的速度远离了哲学。这一事实足以提醒我们，哲学或许并非以认知世界为最终目的，那原本是认知行为的事情。哲学离不开认知，但认知本身不是哲学的目的。一个不以认知世界为最终目的的哲学，转而以生活本身为最终目的哲学，或许才是哲学最后的真相。第四，中西方哲学的会通研

究已形成某种趋势，该趋势中的一支最初或发端于海德格尔对《老子》哲学的关注，《老子》乃至中国传统哲学恰恰是扎根于生活世界的哲学。它意味着生活世界将再次来到哲学舞台的中心，借助这次机会，哲学舞台将会在生活世界的舞蹈中呈现自己的学科边界。第五，哲学家康德、胡塞尔和逻辑学家哥德尔等人在各自领域里的努力，^[1]给笔者提供了某种指引：哲学和逻辑学均蕴含亲近生活世界的趋势。本书第四章的逻辑和数学话题，将致力于说明这一点，依赖于本书独创的一些分析工具：统觉和语言手指行为等。

二

写作本书的最终决定还是基于理性分析。包括五个方面内容：

1. 通过对独立学科构成要素的分析，大致可以确认每门学科都有自己的前提和公设。
2. 通过对中西哲学史的简单回顾，可呈现出人类哲学活动所共有的一条哲学公设：生活世界的整体连续。倘若没有这一公设，古希腊哲学乃至人类的哲学活动就无法开始。
3. 立足于哲学公设的视角，将哲学同有关学科进行比较，可较好地理解各类学科间的关系，由此反证哲学公设是有用的，也是可靠的。哲学公设因此成为本书的逻辑起点，笔者的信心正是建立在它之上。
4. 本书所采取的谈论方式，可称为“微观基础讨论法”，它给了笔者以方法论上的支持：微观具体的事实正是生活世界的基础。
5. 写作本书最后的信心来源于哲学言说方式的变化，它使得讨论哲学的“另一开端”成为可能。

首先讨论独立学科的构成要素，且将讨论限定在共时性话题的框架内。以数学学科为例，可分析出元话题对象、前提和公设；元叙事结构、概念系统、方法系统、定理和观点系统；应用叙事结构等七大构成要素。其中，元话题对象、前提和公设构成了一门学科的第一层次，即基础和核心层次；元叙事结构、概念系统、

[1] 参阅胡塞尔：《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倪梁康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王浩：《逻辑之旅：从哥德尔到哲学》，邢滔滔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

方法系统、定理和观点系统构成该学科的第二层次，即主体和躯干层次；应用叙事结构对应一门学科的应用理论，构成该学科的第三层次，即外围和应用层次，例如数学门类中的诸多应用数学。本书不打算涉及应用哲学。这里的“叙事”一词，可理解为相应学科研究中的表达、论证、演算等。

一门学科的性质和内容，通常由该学科的元话题对象所决定。元话题即初始话题。以数和形（形最终也能被处理为数，与数可通）作为元话题对象，便有了数学。更多话题对象如有理数、复数、线形、拓扑形等，都是从数和形两个元话题对象中演化出来的。如果没有数和形这两个可以相通的元话题对象，也就没有数学。如果追问为什么会有数和形这样的元话题对象，数学哲学中的实在主义、形式主义、直觉主义等不同学派会吵得不可开交。笔者倾向于没有先在结构的结构主义，^[1]且立足于生活世界给出解释。

和元话题对象处在同一个层次上的，是前提和公设，构成一门学科的出发点和基础。

任何学科话题乃至有意义的谈论都有前提，通常以“前理解”的方式或隐或现，你所理解的东西正是你可谈论的东西的前提。请想象一下，如果没有相应的理解作为前提的谈论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它极有可能是无意义的，因为它是无根的。生活中可以有大量无意义和无根的谈论，但成熟的学科从一开始就拒绝任何无根的谈论，因而它们都有前提。但这些前提又并非总是被明确揭示出来，在那些被明示出来的前提之前，或许还藏匿着不易被发现的前提（前理解）。数学学科得以成立的前提是，确有数和形这样的研究对象。哲学恰恰缺乏一个能广为接受的前提，貌似全部哲学所谈论的都只是“哲学之树”的叶子，哲学之根乃至哲学的主干暂时仍未能显现——这仅仅是一个比喻的说法。

对于公设，过去有个说法叫不证自明。作为一门学科的起点，公设实际上也来不及展开证明。公设所蕴含的不证自明的东西，

[1] 参阅斯图尔特·夏皮罗：《数学哲学：对数学的思考》第10章“结构主义”，郝兆宽、杨睿之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

可宽泛地理解为公理。如果说前提是一门学科得以谈论的基础，那么公设则是该学科全部定理系统的核心——该学科的全部定理系统都是在其公设系统之上推演和论证出来的。自从非欧几何（通过对欧氏几何平行公理的归谬法否定，得以开始）诞生以来，人们开始将公设和公理视为假设或预设。数学公设也叫数学的基本矛盾：数和形均可表述为连续与离散的统一。因为离散，有了具体数字；因为连续，数字之间可形成计算关系；形最终可处理为数，如同分析几何那样；无限不循环小数可理解为介于连续与离散之间的一种不确定状态，无法用分数表示，属于数字中的特例，且以自己的方式呈现出数学的基本矛盾。毫无疑问，这样的表述是相当粗糙的。至于罗素、希尔伯特等人致力于数学系统形式化证明的努力，以及哥德尔证明对这一努力的否定，严格意义上说已经不属于数学范畴了，而是进入了数学的哲学基础话题。另需说明的是，前提和公设虽同属于对一门学科的“前理解”内容，但只可能出现在对元话题对象的谈论中，而不可能单独出现在元话题对象之前。

元叙事结构构成了一门学科的主干部分，它内含该学科的概念系统、方法系统、定理和观点系统等。狭义的元叙事结构也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构成要素，主要是指一门学科的结构框架，也即形式系统，可理解为该门学科中的概念、方法、定理和观点之间的关系结构。概念系统是元叙事结构的基础材料，可理解为一门学科“建筑物”的基本构件。毫无疑问，每门学科的概念系统都是建立在元话题对象基础之上的，因而也将元话题对象包含在内。例如，数学学科的概念系统中不仅有点、线、面、角、数字等，还包括数和形。定理观点系统构成一门学科的理论主张，比如数学中的勾股定理、三角形内角和为180度等，可用于指导人们的日常生活包括理性思考。如前所述，定理是基于公设之上推演或证明出来的新成果，因而一门学科的定理系统自然也将其公设包含在内。在概念系统、定理和观点系统之间，帮助两者实现有效连接的，正是方法系统，如数学学科中的计算和证明规则。

学科系统的第三层次即应用叙事结构这里不予以讨论，与本

书不关注“应用哲学”也即不关注哲学的应用学科，所秉持的是同一个学术向度。

这里有必要简述一下学科理论与生活世界之间的关系。奎因在对经验主义两个教条的批判中指出，知识整体其实“是一个人工的构造物，它只是沿着其边缘同经验紧密接触”，在一个我们认之为真的陈述和一个同它不一致的新经验之间的任何冲突，都需要某种调整，不仅需要改变我们的初始陈述，还要最终改变相互联系的概念。^[1]这意味着：1. 学科理论是可错的，认知活动本身就是一个不断纠错的过程，学科理论不提供永恒真理；2. 如果学科知识能帮助我们达至良善生活，也只能是帮助我们在生活世界中持续纠错，在纠错中改进生活；3. 如果某个理论宣称可以设计出一种美好生活路线图的话，一定会把轻信它的人们带入乌托邦，不要幻想着还有第二种可能！

细心的读者或许已注意到本引言的开篇处也预设一个前提：哲学应该且有可能发展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也正是借助这一预设，引言标题下的话题“哲学本应该谈论什么”才得以提出并展开。至于这一预设的可靠性，则需要通过本书的全部文字予以说明。上述说法也很容易造成这样一个误解：以为对哲学和其他学科之间的差异视而不见。正是因为看见了哲学与其他学科间的巨大差异，海德格尔甚至认为哲学没有对象。“诚然，在某些单个学科的讲课中，连贯性最重要。但对于这些学科来说，这种连贯无论如何总是直接由事先给定的学科对象来规定的。而对哲学来说情况恰恰相反，不仅没有什么对象摆在前面，而是说哲学根本就没有对象。哲学是一件事件之发生，这种事件之发生在任何时候都势必要〔在其所属有的敞开之境中〕翻新它的存在。哲学的真理只有在这种历事活动中才会敞开出来。”^[2]海氏所言的“历事活动”

[1] 撒穆尔·伊诺克·斯通普夫、詹姆斯·菲泽：《西方哲学史：从苏格拉底到康德及其后》（修订第8版），匡宏、邓晓芒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9年，第396页。

[2]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新译本），王庆节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96页。